

山村的端午节

□杜维民



粽子花开了，端午向我们走来。

童年于我已渐行渐远，但那山上的粽子花香一直弥漫脑海。于是，我便常会想起唐诗“鹤发垂肩尺许长，离家三十五端阳。儿童见说深惊讶，却问何方是故乡”。我的童年是在武夷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。那里山路十八弯，水路九连环，翠竹满山坡，茶树一行行，盛产连四纸、河红茶。

那时候，我寄养在乡下奶娘家，他们对我视同己出。端午前夕，时值仲夏。山外闷热潮湿，山里早晚却是凉爽宜人，特别是那山中溪水彻骨透凉。早晨，浓雾包裹大山，山头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几声清脆的鸟鸣从竹林里传出，划破大山的寂静。阿爹身着短褂，脚穿布鞋，腰间别把柴刀，肩头扛根扁担上山砍柴。他身后总跟条东嗅嗅西嗅嗅的大黄狗，约莫一顿饭工夫，阿爹晃悠悠挑担柴火回家，坐在门槛上歇气、吧嗒旱烟。一会儿，他收起烟杆，向掌心吐口唾沫，双手握住锄头在房前屋后锄草。裹着泥土的草根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，散发出泥土芳香。锄完草，阿爹围住墙脚里里外外遍洒雄黄酒，边洒边唱：“五月初五端午节，虫虫豸豸门外歇。”

再在大门、后门两边插上一小捆刚砍来的艾草和菖蒲。听老人讲，雄黄酒能驱蛇，艾草和菖蒲的芳香气味的能避邪祈福。看到叶子上带白毫的艾和挺拔碧绿的菖蒲插上门庭，家里便有了端午节的气氛。

上午，浓雾散去，炊烟升起，太阳穿过山谷照亮村

庄。奶奶坐在屋檐下，鼻梁上架副老花镜，举起针线缝制香囊，囊内塞有薄荷、艾叶等芳香开窍的草药，供小孩吊在胸前驱蚊避邪。

长相富态的阿娘，有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她蹲在屋后，用毛竹筒里流下来的山泉水，洗刷一片片青青的箬叶。再把浸泡过的席草、箬叶晾干水分，把泡在木盆里的糯米倒入笊箕沥干水，放入半调羹白碱，拌匀。阿娘开始裹粽，她坐在竹椅上，把一片大箬叶和一片小箬叶错开叠成漏斗状，灌入糯米压实封住斗口，用席草扎紧，一只只有角的粽子便裹好。我给阿娘打下手，把粽边多余的箬叶柄剪平，十只一串编好草绳浸入水桶中。

晚上，初月升上天空，屋外来阵阵虫鸣。阿娘守在厨房煮粽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不时往灶膛里塞块柴，那火苗舔着木柴映红了她的脸庞。放在缸盖上的盏油灯，把她的身影拉得老长、老长，空气中散发缕缕粽香。我在八仙桌上做作业，夜深了，便趴在桌沿打瞌睡，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奶娘喊“粽好啰”。我睁开惺忪睡眼，面前有阿娘剥好的两只粽，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那热乎乎的碱水粽，吃在嘴里黏黏糯糯，又香又甜。吃完粽子，我在哗哗流淌的溪水中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天边现出一片火烧云；大公鸡站在柴垛上引吭高歌；几只麻雀在柚子树上叽叽喳喳闹个不停。

端午节到了，阿娘给我穿上新衣服，胸前吊只香囊和装有鸭蛋的七彩丝线网兜。上午吃过粽子、茶蛋、包

子后，阿娘还要我再吃一瓣蒜头。那蒜头虽然煮熟了，吃到肚里仍有点辛辣，我不喜欢吃，但拗不过娘，她说吃蒜头能杀菌。我吃完蒜头用手抹一把嘴巴，咕咚咕咚灌几口冷茶，便跑出去找小伙伴们玩耍。比谁胸前的鸡蛋大；与小朋友顶鸡蛋，看谁的硬；满山兜兜，摘粽子花过家家。中午，饭桌上摆满红烧肉、清炖鸭、香菇白菜、鸭杂炒水笋、薄荷炒螺蛳等美味佳肴。其中炒螺蛳是端午节的必备之菜，乡家的习俗相传，端午食田螺眼明亮。

吃完中饭，我和小伙伴们顶着热辣辣的太阳，沿着崎岖山道，来到山外小镇桐木江边观看龙舟比赛。这时，河床两岸早已人山人海，有撑伞的妇女，有拿芭蕉扇放在额前遮挡阳光的老奶奶，有肩头驮着小孩的叔叔，有坐在树丫上观看龙舟比赛的顽童。路边有卖枇杷的、卖乌米饭的、炸韭菜饼的；肩头扛根草棒，上面插满风车、风箏、气球的小商小贩在人群中穿行。各种吆喝声、叫卖声不绝于耳。不一会儿，河面上传来“咚、咚”的锣鼓声，只见划船汉子们身穿短褂，分两排坐在竖有三角形彩旗的龙舟两侧，在“咚咚、嘿哟，咚咚、嘿哟”的鼓、号声中快速整齐地划动船桨。几条龙舟争先恐后，箭一般向前射去。大人小孩欢呼雀跃，为龙船呐喊、助威。

顿时，平静的江面变成欢乐的海洋……
(作者系江西省铅山县自然资源局退休职工)

征迁村的鱼鹰(小说)

□刘卫宁

黑胳膊老白在淀里赶着鱼鹰捕鱼时接到老伴电话，说村委会门口刚贴了公告，整村征迁。老白看着在水里扑腾的鱼鹰嘟囔一句：“该来的还是得来啊。”随后呼哨一声，水里的十只鱼鹰扑啦啦飞回船上的横杆。老白从两只鱼鹰嘴里夺下它们吞不下的大鲫鱼扔到舱里，顾不上奖励它们小鱼吃，就棹着鹰排小船去找白胳膊老黑。

老白姓白，但长期在淀里捕鱼，人晒得黧黑，特别是手臂。老黑据说生下来时长得黑，爹妈就给取名老黑，后来却越长越白，怎么晒都不黑。正应了那句白洋淀土话——小时候白不叫白。两人都在淀里放鱼鹰，有人给他俩取绰号为黑胳膊老白、白胳膊老黑。后来又有人把绰号演绎成黑脸老白、白脸老黑，黑心老白、白心老黑，但都不如前者叫得响亮。

黑胳膊老白急匆匆靠近白胳膊老黑的鹰排，一改往日说话的语气，低眉顺眼地说：“兄弟，俺们村该拆迁了，我也没法放鱼鹰了，要不连船带鹰都卖给你吧。”

白胳膊老黑眯着眼斜卧在船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一拆迁你就是大款啦。”

“什么大款不大款的，这鱼鹰你要不？”

“不要。我有。”

“便宜点卖你。”

“没钱，有钱也不要，白给都不要。”

平时牙尖嘴利的老白被噎得没了话，气得直咽口水。老黑语气不急不缓地说：“主要是你人性太次，怕你驯的鹰不听好人使唤。”

“你人性好？在白洋淀顶风臭都八里了。”老白反击道。

老白和老黑虽不同村，放鱼鹰的技术却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。师父曾嘱咐他俩好好相处，可两人都心高气傲，自负得很，都声称自己才得了师父真传，驯鹰技术有绝活儿。在外各种自吹，只要一见面，两人必是互掐互斗

互贬互损，针锋相对了多半辈子。

这次黑胳膊老白赶上征迁，心知以后放鱼鹰营生不能继续，想把鱼鹰转让给白胳膊老黑，因为现在白洋淀放鹰人已经不多，老黑离他最近也最合适。老黑却觉得自己都60岁了，不想伺候太多鱼鹰，太累。

老白就强压着愤怒说：“你损我没事，别损我的鹰。你不要，我就把它们放进淀里，自生自灭吧。唉……这么好的鹰，扔了太可惜了。”

老黑收回戏谑的神情，说：“让我想想啊。”

两人最后商谈的结果，是老白的鹰和船寄放在老黑大堤边的家里，鱼鹰由老黑代养，捕鱼收获归老黑，可喂鱼鹰的鱼虾钱由老白出。

什么人啊？老白恨恨地想，每天几斤小鱼小虾，在淀里撒个网就能捞上来，还跟我要钱……

老黑依旧眯着眼问：“听说你那新孵出几只小鹰，一块弄过来吧。”

“小鹰也找我要钱啊？”老白警觉道。

“小鹰不白要，我给你钱。我驯出来的小鹰肯定随我，品性好。”老黑笑道。

老白无奈，谁让自己求到人家呢。他把鹰排和鱼鹰直接留在老黑家，回家操办搬家周转的事，临走前嘱咐：“记着，你的鹰放一天，我的鹰放一天，别总让我的鹰闲着。”

拆迁周转在外租房的日子里，老白有空就去老黑家棹船放鹰过过瘾。一年后老白回迁到三十里外的安置区，来往不再方便，两人每天必打微信视频，为的是让老白看看他的鱼鹰。

忽一日，老白再也联系不到老黑，微信电话都不接。如是三天，老白坐不住了，骑自行车赶到老黑家，却发现大门紧锁。邻居说老黑突发急病住院了。老白坐长途车去了北京的医院，老黑儿子说来医院时太急忘了带老黑的手机。

老白对病床上的老黑说：“好好养着，养好了继续给我伺候鱼鹰。”

老黑说：“还好得了吗？做手术得十多万呢……”

老白叫出老黑儿子问他银行卡号，说要转十万过来。老黑儿子说不用，他有钱。老白把眼一翻说：“我知道你也不忒富裕，还有俩孩子在外面上学。你大伯我有拆迁款，在银行存着也是存着，先救急，等你们拆迁了再还我。傻小子，听话，别跟你爹似的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

老白回到家收拾行李卷搬到老黑家，不进正房，把厢房收拾一下住下来，一心伺候两人那二十几只鱼鹰，还能放鹰逮鱼挣点零花钱。老黑出院回家疗养时已进冬季，淀里结冰没法再放鹰。老白把喂鱼鹰的事托付给老黑媳妇，自己回了安置区。

翌年春，大淀回暖，白胳膊老黑做心脏搭桥手术术后一回棹船放鱼鹰。淀水清澈见底，绿苇初生，纤小的荷叶卷已钻出水面。老黑一声呼哨，久未下水的鱼鹰们撒欢儿跳进水里，顷刻间就衔回几尾鲫鱼。

远处有一艘小艇驶近，船上开着广播：“这位渔民请注意，您已靠近白洋淀鸟类栖息地，为保护白洋淀水生鸟类，请您尽快离开！”

两船靠近，驾驶小艇的竟是因征迁搬离白洋淀的黑胳膊老白。

老白问：“全好了吧？”

“嗯，没事咧。”老黑弯曲双臂举起拳头，展示自己的身体依然强壮。然后说：“白哥，晌午上俺家喝酒吧。”

“我刚应聘了白洋淀鸟类栖息地的巡护员，工作着呢，哪能喝酒？”老白煞有介事地整理一下胳膊上的红臂箍，然后举起扩音喇叭冲着老黑喊道：“这位渔民请注意，您已靠近白洋淀鸟类栖息地，为保护白洋淀水生鸟类，请您尽快离开！”喇叭喊话字正腔圆，老黑被震得耳朵嗡嗡响。

随后，老白恢复了前些年两人相处时的常态，说道：“你这老东西，别在这破坏鸟类生态环境，快离远点儿。”

“你这老东西。”老黑呛道，“戴个红箍就不知道姓什么咧，这么大的白洋淀都盛不下你啦？”

(作者系河北省雄安新区农民)



写给大地的小句子

□晏洁

一
如果可以
我想把整个春天打包
里面有
杨柳依依
花开半亩

二
舞蹈的天鹅
挥出的风成了你的白裙
你踮起脚尖
绽开了一地米色铃兰

三
发现了吗
我在候鸟的羽毛间
藏满了桃花
只为送给来年春天的你

四
扒开土块
我看见万物蠕动
树根在深层追逐
而水在拼命逃亡
远处的海浪击石
是人鱼的歌声

五
花在嗅着人的芬芳
牌额是统一的古老字样
只有我们，来自不同远方

六
我喜欢秋日的枫叶
那金色的小精灵
如此轻盈地来到人世
不带一丝烟火的吻
落向大地

七

我何等荣幸
能让你比为一——
春的候鸟
夏的朝霞
秋的银杏
冬的初雪

八

我一开口
就不会写诗了
我一丢进人群
就不会说话了

(作者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在读博士)

■点评

记录和记忆 都是一种社会责任

□项静

新大众文艺兴起之后，人人都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写作者，写什么与怎么写就成为那个顺延而来的问题。大部分写作者都倾向于书写个人的生活和记忆。记录和记忆都是一种社会责任。他们记录的基本都是美与诗意、被触发被打动、心潮涌动的瞬间。

杜维民的《山村的端午节》回到童年生活，在儿童视角和时光的过滤加持之下，端午节的节日气氛和风俗人情，既恬淡又热烈，乡村山里的生活如在眼前。五月初五端午节，虫虫豸豸门外歇，艾草和菖蒲，雄黄酒驱蛇，跟小伙伴沿着崎岖山道，到山外小镇桐木江边观看龙舟比赛，人山人海，鼓声喧天。

晏洁《写给大地的小句子》，是诗人的日常感悟。季节的变动，花开花落，万物生长，水流海浪，大自然的一切都能触动一颗灵敏的心。这首诗就是向大地投掷赞美的句子，是日常生活中随意松弛的温情，是真挚地浅吟低唱，也是去主动创造和发现诗意。

韦海仙《泥土里的勋章》像一篇优秀作文。作者作为家长参加学校组织的挖土豆活动。平常没怎么干活的家长和孩子们，一起经历了汗水和泥土的洗礼，地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作者看到了孩子的成长，寄语他们像土豆般默默成长，健康快乐。家长和学校种下的从来不是土地，而是超出劳动本身的关爱、磨砺、哺育、集体和收获。

相对来说，刘卫宁的小说《征迁村的鱼鹰》表达的内容更复杂一些。颠倒的有反感感的两个伙伴老白和老黑，两人都在淀里放鱼鹰，性格禀命运各不相同，但在人生重要的关节点上，他们展现了普通中国人无言的淳朴善良互助与利他精神。

四篇作品在表达生活和世界上单薄了一些，也许文学表达回归大众，在哪些维度上是回到普通人的自我和本真，不必强行追求鸿篇巨制、形式试验、思想高度。所谓我手写我口，记录那些简简单单没有伤害的爱、温情、欣喜与沉默，也是一种真实，因为他们曾经“看见万物蠕动”。

(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)

泥土里的勋章

□韦海仙

享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野草长得比土豆苗快，土豆苗刚冒出泥土，就被野草盖住了。吴老师时常带着孩子们到地里，将野草一一拔掉。

上午到公司安排好工作，下午请了半天假。吃过午饭，我就往学校赶。

锄头是另一位家长找来的，一共四把。我到时已快下午两点，那位家长也到了，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他是浩浩的爸爸。吴老师带着孩子们已在地里，土豆苗已开出白色的小花朵。儿子看见我，跑过来叽里咕咚说个不停。天气不错，24℃，这几天没下雨，泥土干燥松软。吴老师裤脚一卷，已经站在地里。原来她早换上了一双解放鞋。她像往常一样分组，让大家轮流挖，都体验一下。多数同学已熟悉流程，握锄头姿势正确，也懂得如何使劲，只是力气还小。有个别同学握锄头总不着力，一挖就打滚。吴老师便上前耐心纠正，握着孩子的手，一下一下地示范，一点也不急。

我站在旁边看这热闹的局面，脚已经不自觉地踩进了地里。吴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微笑着说：“下面请翔翔妈妈给我们示范一下。”

同学们使劲鼓掌，儿子盯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说道：“妈妈，你可以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没回答。确实好多年没干农活了，但挖土豆还算小菜一碟。我扬起锄头，垂落，径直钻进土里，使劲一撬，泥土翻开，一堆光滑的土豆滚了出来，带着泥土的那种白。同学们一阵惊呼：“哇！翔翔妈妈太厉害了！”儿子眼里冒着光，说想试试。我把锄头

递给他。他学着样子一锄头挖下去，其他同学也纷纷动手挖起来。起初土豆蛋常被他们挖成两半。后来，他们慢慢领悟到，土挖深一点，就不会再伤到土豆。他们边挖边控，自然地將土豆与土豆苗分开堆放。挖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把锄头递给其他同学。汗水打湿了他们的头发，泥土粘在脸上、衣服上、裤子上，手指缝里全是泥。平常没怎么干活的他们，没一个喊累，地里欢声笑语一片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土豆挖完了。同学们把土豆苗抱到一角，土豆堆了一大堆。浩浩爸爸拿出一沓塑料袋，吴老师让同学们把土豆分装好，发给每位同学。每人分得八九个，足够回家炒一盘菜了。她又布置了作业：每个同学回家用土豆做一道菜，拍照片传到班级群，上课时分享制作过程。

孩子们提着土豆三三两两地走远。那土豆已不是一般的土豆，而是一枚勋章——用汗水浇灌出的勋章。浩浩爸爸扛着锄头，步子又不紧不慢地跟在浩浩身后。浩浩提着土豆，神采飞扬地与同学边走边说，不时回头看他一眼。

儿子拉着我兴奋地说：“妈妈，今晚我们做炸土豆，我来做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心想，这份土豆也是六一儿童节特别而珍贵的礼物。孩子又长大一岁，不需要他们像花朵一样艳丽，像土豆一样就行，默默成长，健康快乐。

很庆幸能参加这次活动。回过神来想想，我们种下的，又何止是土豆呢。

(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国企员工)



班级微信群里，班主任吴老师发来一条信息：“六一儿童节将近，咱们班种的土豆也到收获的时候了。明天14:00劳动课带孩子挖土豆，需要两位家长帮忙。”

群里半天没人回应，想必大家都忙。想想自己，孩子都三年级了，学校的活动我很少参加。好在这学期种土豆我去了，那次主要是维持秩序，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种。有播种就有收获，我报了名。

校园里有座小山，山上长满绿葱葱的松木。松林旁的空地被校长打造成了劳动实践基地，每个班分得十来平方米，各自种喜欢的作物。有的种白菜，有的种茄子，孩子的班上则一直种土豆。吴老师说土豆好生长，埋进土里就不用怎么费心打理，一直等到收获。

每年春天新学期开始，吴老师就组织同学们种土豆。切土豆种、翻土打沟、放底肥、放土豆种、回填垒高，分组分工，各司其职。完成自己那道工序的，可以在旁边看其他组操作。来年轮值分工，大家就能完整熟悉每一道环节。学生多，老师看不过来，通常会邀请两位家长协助，顺便带来锄头、化肥和土豆种。

吴老师常将土豆的成长变化拍照，发在班级群分